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石隱園藏稿卷八

詳校官監祭御史臣曹錫寶

侍讀臣孫球覆勘

覆校官編修臣王汝嘉

校對官助教臣羅萬選

謄錄監生臣倪景寬

欽定四庫全書

石隱園歲稿卷八

明 畢自嚴 撰

書

上朱少司寇鑑塘

台臺雨露閱恩獨加蒲柳鞭笞至教偏重駑駘古之薦
舉推引代不乏人亦曾有推心置腹獎掖愚蒙以偕大
道如台臺者哉某受教以來夙夜兢兢無敢少墮污鱗

以負知已惟是賤軀羸屣不耐勞劇奔馳五載形在神
疲真有日苦一日者矧吳地素饒風波猶未卜稅駕何
所也不識台臺何以振之素仰清肅不敢以尋常綉儀
奉溷閣人空緘佈候伏惟崇炤

與董玄宰

太史當是前身宰夫容城玉樓主者忽幻青蓮游碧落
故一經吐吞便無塵世烟火氣味昔人謂屈宋衙官鍾
王北面翩翩僊子如曼倩居金門供奉在詞苑無問識

不識皆知先生為天上人也奉使東旋鶴歸華表奈俗
吏之疲奔致問奇之靡暇飢不能餐交棗渴不能飲瓊
漿遭驪龍之睡而不能取其頷下珠恨亦晚矣不肖碌
碌不耐致羸疾為崇篝寒燈而擁敝貂索然旅况賤累
遣歸幸乏牛衣對泣者廢彥弗啟長夜漫漫請丘壑之
無從逃索牘之不得俗吏旦暮哀矣太史何以滌濯我
耶仙旆還朝未得祖道此情蓋嚮所謂閒忙令也迄今
悵惘計匪久且挾法眼以輸雋於左右輔或停帆峯泖

問則獲拜下風倘可冀矣

與韓惺庵

里中晉謁過辱教愛戴德而南以春杪受事淮上屬運
艘鱗集清口淺澁戮力畚鍤卒卒無須臾之暇以故久
稽申候今少間矣遙憶台光真有落月屋梁之想敢而
力敬問今玉體已善飯美寢乎鷹揚殘畧將無因邊報
而思得一當乎憑虛藐然之間每月幾登臨浮白高咏
之樂何人共來往此皆其所樂聞者媿其待臯波臣猛

思寸樹而蹙夫舉步何有邯鄲恐終貽知己者之胡盧耳幸時有以教之振之

與沛縣張老師惺宇

今天下譚極衝疲之區必首曰淮徐而某以綿劣當之蓋耳熟災黎之顛連而慙無拯濟之策目擊黃流之泛溢而媿微隄防之能徒令人有傷心而扼腕已耳老師蘊匡時之畧握蒼水之符知必有訄謨碩畫可以起涸瘵而利經久者幸不吝披示民生若何河道若何傳奉

以周旋無或失墜則教門牆即所以惠桑梓也

與沈柳庵

客秋弟待臯冬官稔聞沈先生絕代異才也蓋一日而名噪長安矣既抵孟城得南宮聯魁報謂必鼎借庶常用儲公輔已得除目暨晤何山年兄知以萊彩關情已俯就選人矣惟是選而同舍又政得兩廠也珠玉輝煌飾我頑鈍弟實有厚幸焉兩廠事務甚簡況以台丈弄丸遊刃之才試之曾不當一瞬獨是匠役之貪業已徹

骨而諸無名之費如繭絲如牛毛諸貂璫之橫又不可
以理解戎器不精則溺職而難乎其為上戎器欲精則
束濕而難乎其為下也某待臯三載極費調停幸賴台
丈璠璣之飾計且煥然改觀而茲又鼎借採運矣奈何
台旌莅沕口某忝為地主擬負弩以迎而未遑竢駐節
京口嗣當更有請也

上撫學河三院

職以樗櫟散才荷蒙作養備員監司抵任未幾豈敢遽

萌去志有辜任使第職一段苦情誠有萬不獲已者職不敢自為張皇病狀以干欺罔但以至真至迫者列之公移循例上請惟台臺憐而許之及今而歸固已晚矣若戀戀升斗不亟自引退是名教中罪人也台臺亦何取於得罪名教之人而使之居表臬之位乎且方寸已亂自難供職萬冀台臺早賜代題真母子沒齒之感也

荅朱海曙

長安判袂倏踰六載時與溜黌童叟共頌甘棠之澤乃

以碌碌牛馬間問闕如也丁未待臯淮揚盈盈一水方
擬度候起居旋違先慈之變慨五斗之羈縻未遑將母
悵屢辭以齟齬竟負終天傷哉情也歸來恨積千峯血
枯寸草忍死拮据勉襄大事雖存視息而形神已銷亡
矣臺下不遠數千里檄書慰唁光賁松楸銜佩明德直
與罔極俱長謹南向稽首申謝別具誌帛引意臺下宏
才碩望海寓引領自當為國亟出以副太翁期許之心
以慰東人袞衣之念豈得高卧峯泖間哉

金步四八之三
卷八
答賈元一

某頃歲伏居草土交游聞問一切報罷以是久踈申候
於左右客冬翰教臨存此時計事已迫台車適發亦竟
不獲一圖報塞感之媿之春來荏苒脩屈服除言念罔
極怍怍於中又突有嗣子之變西河之慟真不聊生何
能復問人間事且也卜居山僻除目未睹即老父母繁
借大邦樹駿流鴻從茲托始而某衰如充耳闕焉稱賀
殊可笑也載荷不遺瑤函珍錫有隕自天其何德之敢

承竊計老父才品政事實為天下第一流故所治當亦稱是葢爾小邑何足羈大賢之鳧鳥邪矧計典甫竣而隨有此舉則臺下峻望已在冰鏡蘭省之間烏臺秉憲不足言矣某曩竊祿淮海罪狀實夥適者幸不顯斥復叨異典洵所稱不虞之譽抑亦臺下二三君子嗜昌歎而游揚之也第愁苦之餘衰病侵尋長林豐草若將終焉上與夔龍無分下與麋鹿有緣從此雲泥頓隔晤對無期奈何

與張憲松

門下需次燕郊倏忽二載高選烏臺卓冠羣倫而弟漫
無一函為候為賀則愁懶成癖矣弟年來草土餘生百
念灰冷是以服闋已久業堅意不赴部而無端復有晉
中之補欲抗疏乞骸骨而又恐以我為矯也顧百務紛
糾室人多病無奈簡書之迫何敢望門下鼎力以維持
之務以臘盡為期則善矣

與韓城薛世兄

不佞以一介寒儒昔辱老師識之塵埃寵之桃李耳提
面命夙夜匪懈又荷令兄念翁折節下交情深膠漆金
石可銷此誼難泯矣不佞濫竽仕路叨縻升斗飲水知
源敢忘所自惟是棲遲冷曹兩際大難魚雁既稀聞問
久闕即老師仙遊竟不獲炙雞絮酒少展西州之慟罪
歉胡可言客歲承乏晉陽除日得令兄手教纏綿過情
且約以暮春之後把袂論心竊喜數十年積抱傾瀉一
旦方計日以須而門下報計之章至矣捧讀之餘魂搖

腸裂嗟乎以老師之盛德而不昌厥後以令兄之雅誼而不長其年且人生良晤乃有定數如此可訝也亦可悼也及詢盛使知靈輿已南下無從拜奠椒漿良用耿耿薄具爰爰幸為治具叱薦靈几前幸甚門下遽抱宏才老師箕裘之紹於焉是賴憶在署中頭角崢嶸業自不凡知己脫穎芹泮良用喜慰頃接翰教情意殷渥文采陸離指日鵬搏鷲薦以光先烈知不遠矣惟節陟岡之慟珍玉下帷用期遠到所至望也

答王霽宇

上人妙峯精通法乘廣布慈航惟是汾河之橋數百年
來寒心咋舌而不敢議今上人慨然任之總而期之於
有恒此等定見定力雖儒者猶或難焉每一晤對不覺
令人欲心平而躁心釋矣緣先後兩撫臺咸欲借重上
人福緣為地方永賴計是上人無求於世而世不能無
求於上人也諸所護持寧顧問哉伏承鼎命敬鏤心膂

與許繩齋

伯兄今寓內第一流也德業追曾閔政事埒龔黃文章
繼班馬墨妙婉羲獻弟何人斯敢望下風祇緣宦轍所
莅先後雲間彼中雖饒風波而人情輿論差不異汝南
月旦弟心旌搖搖時切嚮往而伯兄亦若有嗜痂之累
者所從來矣茲幸聯事三晉咫尺台光昨拜翰教送抱
推襟借之臭味益不任沾沾色喜語云因不失其親亦
可宗也弟今得所宗哉佇賜指南慰我飢渴弟嚮艱嗣
續庚戌纔舉一子客秋賣捧東歸乃復失之隻身子立

沈淪苦海旦莫擬拂衣歸去伯兄蘭玉盈階勝弟萬倍
乃亦悼亡特甚雖云情之所鍾政在我輩然試以弟較
不更當霍然乎

與張華東

恭聞榮命新下領袖掖垣深切忤躍竊惟邇年來天下
大事俱壞於紛紜喻訛之口今不惟聖明厭之舉世亦
交厭之矣老年大智深而勇沈諸所建白必有片言居
要者而國家和平之福亦可賴以培養也

與韓鼎宇

弟前歲初抵晉陽孟白李君為憲長肝膽期許一見莫
逆弟竊窺其執法也巍然如山而接物也溫然如玉蓋
表裏洞達才品並茂者真大受器也茲擢江藩時奉台
丈功令之下賢豪臭味計必默相契合而弟以膠漆之
夙誼敢冒昧一言計藩臬中所可托重而恃力者如此
君輩恐不多屈指也晉中直指為雲浦蘇公弟實謬辱
知愛傾心相與顧弟則何敢望孟白萬一哉

答李孟白

台臺介不絕俗和不刻正真品真才寓內寡儔不佞弟
徼天之幸依光晉陽昕夕握手言言肝南方冀長侍台
衡永依型範不謂台臺有江藩之轉而不佞弟亦輒有
齋捧之役睽隔清徽邈焉河漢矣台臺清軌茂樹流播
三晉者種種在人士口碑而按君尤以不得同時為恨
辰下大計伊邇吹求頗急至如台臺精金美玉更無間
言又何煩縈去後之抱也弟碌碌晉陽媿無寸樹頃復

仗此量移河東舊例駐劄蒲坂間其地俗輕而口多似
與弟直腸拙性不甚相宜未知稅駕何所且豚兒自客
歲歸里即以宿疾天折肝腸欲裂呼天無從屢承慈注
遠寄藥物愈揮西河之淚耳血嗣寥寥愁緒滿腔會且
謀引去投老於長白峯前矣

上蘇直指雲浦

大閱事宜職據膚見條陳十款深媿樸擻無次抑恐室
礙難行惟台臺揮而擲之別出石畫以光鉅典可也又

思晉中弊政如通省之皇稅繁峙之皇租河東之餘鹽均為民害亟當釐革統俟台臺及瓜報代并入一疏為三晉生靈請命也

又

莊誦二記一歌摹寫龍門汾陰之勝炫竒耀景盡態極色真文中畫也且能發抒性靈住世超世翛然烟霞之外即蘇長公之赤壁杜少陵之漢陂不是過矣職推魯不文無能仰贊下風反藉鴻筆以留姓字於江山之間

金史四庫全書
卷八
割榮當何量邪

答撫院

河灘一事伏蒙憲劄諭以在晉者歸晉在秦者歸秦此
公平正大之體也盛明之世既無分土分民豈宜偏肥
偏瘠在彼方無地而賠糧在此且因灘而起租揆之情
理委為不妥惟是經界久湮驟難清楚人情嗜利狃為
故常似有未易言者粵自黃流西徙凡種田者各照其
田之所嚮而占種之號曰門面灘地此類實繁而強有

力者又復乘機吞併所從來久矣州官因而徵之歲得
租穀千石以四百入學倉賑貧生以六百收常平倉備
賑貧宗貧民即該州書手工食亦取給焉歲終具收放
數報院以為常今若一切掃滌歸之朝邑干係通國人
情勢將洶洶不已甚且爭地以戰即朝邑亦不能安其
耕耨之常矣此外自西門以南為南灘內山陰府占種
一百三十餘頃冒稱欽賜已經褫垣訐奏查勘未結前
歲殺一內官該州移文朝邑會勘竟莫得其主名即此

地也自西門以北為北灘逼近大慶關真朝邑故地閩昔年有朝邑令為韓象雲太史門生者以此灘地送之後此令敗掛入彈章今竟為不拔之業矣近雖申請憲檄委官清丈而此二項尚未就約束一駕言於候旨一藉口於秦疆所謂河南南陽不可問者也又查王襄毅學田碑云蒲在晉西境臨大河夾河民田歲多浸沒故國初開除河灘原未起科俾民佃種藉補歲額若此似蒲州原有灘地矣又聞蒲州東南下流為譚郭陽賢二

里乃河流轉灣處損失納糧地二三十頃見在賠糧是蒲州亦有失地矣議論之不齊如此且黃流昔在蒲坂城下蒲之薦紳尊顯者衆自河流西徙後則秦盛而蒲衰矣蒲坂之人亦日夜望河之復來也至於目前灘地占種已久不啻集羶之蟻誰肯輕割必仗台臺威靈加以題請事或有濟不者恐發大難之端耳大都朝邑隔河種地終是不便而蒲坂之人又藉口於秦晉以河為界之說然則為朝邑者急於清丈豁其賠糧亦未必非

善處之策矣

答蒲州鄉紳公書

伏承台諭仰見諸老精白事神為民祈福之意某不敏
叨有地方之責敢不祇承以賈大戾惟是五邑伶人議
停二十年矣何其宜復而久不復也其故可思也夫神
聰明正直而一者也豈其不以百姓疾苦為念而務求
淫樂以逞其欲必不然矣成案具在似難紛更公移已
發似難食言無已則仍行蒲州多其侑享豐其牲醴可

乎若其儀文不備獲譴於神某當與司牧者均任之不
以為士民累也

與蘇雲浦

洞庭湘江之竒甲天下台臺錦旋數月以一人饒領之
致可樂也當今時局紛紜涇渭莫辨台臺以整頓乾坤
之手反高卧烟霞可謂寓內長太息者此矣一切放遊
之適著述之富可批示一二以蕩滌俗吏之塵襟乎職
以竒蹇之遭兼膏肓之病久欲乞骸歸里屬以巡道乏

人驟難解縛尚在逡巡未果忽有遼左之推非其據也不能者止分義則然豈敢別萌他念不意部推於十一月初七日至本月十五日職始見報而新按臺保留之疏即於此月之十二日上矣維時職居蒲坂新按君居太谷絕未一面且相距千里即片紙未及也總台臺嗾植有素兼偶承地方人乏是以誤蒙特達之知備極獎誦之辭真所謂不虞之譽適者薊遼撫按猶有疏揭爭執以跡而論職似有規避之嫌者嗟乎此造物者所以

成職以為掛冠長往之地者也稍俟新巡道命下即當
決計漁樵矣

與顧寰清

永寧州守張黎津吾儕同舉戊子者也弟猶記放榜後
諸同年俱乞冠帶以榮所生而此兄獨以椿庭蚤歿例
不得預在廣衆中嗚咽歔歔踰時不已弟用是深服此
兄之純孝也一別二十載間問闊如嚮慕如新嗣見擢
淮陽二守計造物陰庇孝子必浸假大用為吾儕鄉榜

兄弟巨擘矣乃又左遷永寧豈非以資格限人哉幸屬老年大宇下塞翁失馬倚伏相乘政此兄所為終食孝子之報者也偶聞蒞任永寧因漫述往事請教老年丈譜誼甚隆必加青盼萬冀以其全力自為嘔植而又以其緒餘代弟敦篤即弟拜賜不淺鮮矣

答李直指燦巖

台臺持斧三晉凡冀并生靈無一不沾汪濊至河東一隅似覺沐德更深被澤尤渥如斥供張也減詞訟也罷

訪察也發倉粟也釋冤獄也飭從役也清滯案也除奸
昏也種種不可枚舉而總之以清心寡欲澹泊寧靜為
主三晉士民何修而覩此福曜也昔子輿氏教人以無
為不為無欲不欲惟台臺能充拓得盡陸象先稱天下
本無事庸人擾之耳惟台臺能滌除此弊寓內巡方便
者而皆如台臺也天下可立致昇平矣乃台教又云悔
不做得好事則必如何而後為好事如何而後無悔吝
也哉望道未見於茲信矣職不肖竊計終身型範於焉

在是媿私淑之餘無能步趨萬一也台臺會審駁問囚
犯簡而且精案到即行該府鞫訊恨不旦暮竣事但舊
例必道行府府行州縣鞫問之後州縣轉府府又轉道
中間勾攝轉解有不妥處仍須駁問勢不得不少需時
日然不敢不亟為督促以仰副台臺好生之德意也

上三院

職頃因病乞休荷蒙台臺褒以華袞勗以騰驥撫躬內
省感悚交集語云士為知己者死職何愛此七尺而不

龜勉報稱為也顧職邇來沈痾已極自午月朔以迄於
今僵卧燕室計四十有五曰矣一切緊要公移間亦忍
死了於床褥然而每苦昏眩兼且時想謬迷至鹽池結
花相距僅百餘里例當親臨督採而困頓不能也尸素
若此將安用之夫台臺之留職為地方也職既病憊無
裨地方而反以滋叢腫之虞則不如奉身而退猶不至
重傷台臺知人之明也儻辱慨賜放還不至墮越客邸
真起死人而肉白骨矣銜結寧有窮哉

答李燦巖

職頃病困屢牘乞休掛冠東行長負噓植自分罪無可
贖悚息以待行至黎城境上言念台臺知遇深重若即
恣然長往匪直功令森嚴此心殊未即安用是棲遲旬
日以俟允示嗣接憲劄不加督罪翻叨獎誨戀別真懇
溢於言表捧讀未終不覺感極泣下謹北望臺端敬謝
明德因念台臺之留職為地方也彼時原無半面之識
亦無介紹之容天地在上鬼神可質而說者有肥瘠之

語關職名節點職生平姑無論矣乃揭末又云所以為
人情則善矣是台臺以曲徇而留職亦以請托而得抑
何苛求之甚也海內耳食者多安知異日不為話柄自
職一去則不惟職之心跡白而台臺之心跡亦白矣雖
不能造福地方或庶幾無媿高明想亦台臺所洞照也
惟是功名可棄知己難忘樗散如職宦況素澹從茲養
痾箴拙便可漱流枕石以畢此生台臺間代人豪目空
海內乃獨於職不勝昌歎之嗜盡脫形骸披瀝肝鬲釋

堂簾之分而敦骨肉之懽如此天地高厚之恩真非捐
糜頂踵可報異時台臺畫錦天中職未即填溝壑尚當
徒步千里伏謁台墀然後罄此區區也

答高東溟

翟凌老在扮榆中真弟所稱莫逆交也曩歲弟有遼左
之推未幾而三院會疏題留矣查推疏在四十一年十
一月初七日而李按臺留疏即發於此月十二日時按
臺初入境駐劄太谷弟居蒲坂相距千里素未一面且

蒲坂距京師可二千里題留之時弟尚未得推陞報也
已而薊遼薛總督有疏仍欲弟入遼凌老有揭亦仍欲
弟入遼言之尤力不謂部覆之仍留也此時弟之心迹
幾於不白即凌老夙辱知愛必能諒其無他而規避營
求之規其能家置一喙乎弟病困之夫久欲歸田緣此
遂決計掛冠其實凌老揭中推轂之語特多不可謂不
知我其欲弟入遼甚急不可謂不愛我弟方感恩戴德
之不暇而敢毫有怨尤芥蒂於其間乎特弟所處之時

勢有不容不引避自白者耳賤體善病日事藥裹一丘一壑實獲我所凌老海內名賢正賴匡扶世道茲欲十載間居相謝是雅相契厚者而更啟猜嫌存形跡也弟未敢聞命希為轉致區區

答李副將

西箴之事知麾下留心處分久矣無論增市馬匹難以輕許即賞賚諸物不得其心服而輕擲之無益也至於跌死馬匹亦混贖中國賠償尤為桀傲無禮總戎來催

連賞蓋未悉其情形耳麾下不輕言動兵亦不輕與賞
賚但欲俟其入境搶掠之時乘機大創真是勝著妙莫
願加意圖之使其畏威悔過而後撫賞未晚也

答階州

辱貺種種均屬塞上所乏極佩至愛第先是有以土物
時果見患者概未敢拜蓋緣道屬地方遼遠一時受之
未足傷廉而異日沿之遂為定例究將以一口食之微
而今僕僕道塗勞頓物力誰之咎也即欲黽勉登嘉以

副盛雅宜容開異同於同舟之間乎敬以心承

與胡充寰

鉅鹿與瀛海俱處畿輔之內山川不甚遼迥某曾不能
時奉尺牘奉請方畧祇以戎幄新開百冗鱗集隻身支
吾日亦不給非敢有遐心也每捧大疏翩翩籌策何計
之審而辭之工乎至如遼西屯田目前足阻長驅日後
可垂水利即趙營平之計先零羊征南之鎮襄陽奚以
異焉又見題造戰車精心妙製遠軼古式特於靜海取

一輛諦觀之施機巧捷堅緻異常一時造車者無慮數十家胥拜下風矣某不揣竊有請焉台臺以六郡之全力揆屬邑之饒薄分曹列等計日程功體卹既周成造亦夥某欲按式自造則士多袒裼兼苦露處於勢恐未暇及若欲督責郡邑則所隸止河間一府已造之後於力似難更支然遂舍而不製又何成營壘而壯士氣終夕躊躇念大君子謀國之忠無分疆域而以大字小古今通義且以情告量無矛盾愚意台臺用其五郡邑者

而津借用河間一郡邑所造其用過工價令該府即於
敞鎮項下開銷儻蒙俞允仰荷台臺同舟之誼卹鄰之
仁得拱手而受成事即九鼎駟馬不足喻其隆渥矣敬
延頸以俟鵲巢鳩居惶媿何如

與熊芝岡

讀致遠左撫按二書備悉台臺謀國精忠籌邊遠慮君
子愛人以德真是今古合轍矣夫美疢不如藥石從古
識之向來遼撫或失於輕信或疎於調度特苦不自知

耳非敢為異為抗也得茲良規必且曠若發蒙恍然憬
悟庶幾改絃易轍共濟時艱進戰退守不失昔年台臺
嘉與拂拭之盛心哉計台度汪洋終當在涵容中也

又

每捧大疏服膺三復極仰台臺深沈之識雄遠之謀老
成圖事揆策非嘗試漫為者比某雖未嘗躬至遼西然
觀今之物力將卒俱似不堪大舉者夫天下事言易而
行難勿易其所易而畏其所難迺庶幾矣戰守原非二

義先為可守則進退皆得裕如且也隆冬出師兵法所
忌古人惟有淮蔡之功其餘亦不數數見也恭聞台臺
出關以來戎服輕騎行冰雪中無險不親歷無將不撫
循真是萃渙散之人心肅寂愴之軍氣讀聞見述益信
台臺苦心擘畫不必決機兩陳之間而一切任事任人
自足奠安華夏矣目今逼鄰虎穴寄身危堡上為冲聖
宸旒所倚重下為百萬軍民所頌戴即九廟神靈亦當
鑒照之冠紳而下計無不傾心相信者譬之寶鑑愈琢

磨則愈光瑩矣非敢為謾也

又

忽聞河西之警令人痛憤無極議論紛紜競喜言戰而戰之不易一至於此迺知台臺老成持重真有卓識定見益可以諒不和之故矣目今兵氣日餒民心日離蒿目時事尤為可駭可懼瓦解土崩之象似在旦夕所恃惟山海一關若能以丸泥固封猶庶幾金甌之無缺至若沿邊諸口在在堪虞曲突徙薪圖維宜蚤所冀台臺

益殫忠貞仔肩鼎呂凡有益於邊陲無少搖於浮議終
當奮翼澠池收功桑榆也宗社生靈實式憑之匪佞匪
佞憂心如焚謀國無策拮据徒苦顛蹶可期惟是一念
自矢與台臺久要之誼誓當永永勿替耳

又

昨拜手教之辱計旦暮抵津門可圖一良晤迺明旨准
令回籍而台臺入京請逮卒以物議紛紜不免對簿台
臺此舉恭謹勞謙可謂得人臣禮矣敬服敬服計朝端

公論自定風靈有開霽之期雷霆無竟日之怒也

與張大司馬翼明

津門新募水兵創立三營昨有小疏欲設將領統練會
同總督具題業奉旨下部矣頃准部咨各舉本弁舊日
彈文以相詰難又以三科武舉例不推陞守備為言仰
見鄭重名器慎選將材之意惟是各弁招募訓練効有
成勞政欲鼓舞激勸以為乘風破浪地即有夙昔小過
仰冀破格原免若先事而羅之迨成事而棄之食前言

而灰後志似未見其可也某以不才承乏節鉞當茲封疆多事必借朝家爵祿樞筦玉成方可奔走豪傑展布四體不則殆矣況初設水將視舊營伍各官何啻霄壤名雖推補與加虛銜者同計亦不必恡吝者也萬一此兵不募則此缺且成烏有而何煩爭執又或久署不題則此官固自受事而何煩推猷想台臺必有洞照矣至於道路悠悠之口似有吏胥索賄不遂之議竊計台臺鑑衡精明此輩安所容其伎倆決難輕信者也

與孫樞輔愷陽

仰惟台臺閱關之行安攘大計恢復訖謨在此一舉蓋
自昔趙營平知兵猶以百聞不如一見兵難踰度願至
金城圖上方畧已果倚辦成功為漢史美譚矧今一線
榆關百務繽紛其至要者如款部賞費之宜豫版築竣
事之宜速幸藉旌靈陟降巖塞一切借箸聚米邁伊呂
而軼方台區區長平驃騎可勿論也目前閩兵援鮮行
止最屬喫緊而前招之赴津今又俾之離津於津尤屬

喫緊政以閩兵客歲奉檄自閩止約戍津不言赴鮮執以為辭堅不肯東發耳無奈毛弁海外勢苦單虛經臺師中義勤接濟某係同室披纓救鬪於情於勢俱萬不容稍緩頃方為之竭蹶遣發而忽又從邠報見林丘垣疏有四不便之議其言亦大媿媿有說某竊不勝杞憂即或旦晚強之使發恐發而中道衡命或風波叵測未盡抵鮮抵鮮而不能成功以歸異日將執為發兵者罪案某其何辭乎媿某智短見淺不堪汲深所恃台臺平

章在握可藉稟成竊計寢而不行將使鯨吻孤軍子立
無恃固不可也若強以必行又恐魚腹堪憂星散可虞
萬一空費帑餉尤不可也就兩端而求一是惟政地有
石畫不靳提命庶幾吐嗟于襄為幸耳

答鄒南阜

某頃受事版部緣新中丞節鉞未至尚復代庖戎旃一
切東支西吾真是戰歃血指矣幸李樾老旦晚莅任庶
幾藉手弛擔以日為歲忽接鼎札過期以頗敬之任非

其所敢聞也其或台臺愛忘其醜襲石以錦自是式蛙
招駿一腔苦心第某實非軍旅之才今茲仰仗台植歲
拙計曾已大踰涯分矣又况蒲柳早衰方且思賦遂初
何容再有塵忝儻有噓及糞惟台臺為某婉轉止之感
恩知己鏤篆匪淺也東省會勅已發兵五千矣尚賴羣
力夾攻庶可望撲滅耳

與汪大司農澄源

東土妖賊初時撲滅亦易不謂偶爾忽視遂致蔓延難

圖近日四將債轅一敗塗地藩府告急濟兗危困腹心
之禍誠有大可寒心者矣治某素切桑梓之憂兼懷漕
渠之慮况承台臺激切籲天業奉俞旨敢不竭蹶發兵
共圖殄滅茲謹遴發五千統以三將監以憲臣庶幾可
稱一隊之師儻羣力大集互為犄角於以迅掃妖氛無
難也兵餉急需萬惟留神解給見今一面搜括督發矣

答來監軍馬湖

偶聞景州之變令人驚駭冠在門庭亟須剪除擬暫借

東征之師而又恐前旌之遠也捧讀公移知已移兵勦除可任快心賊寡我衆撲滅無難但須計出萬全毋以小寇而易之所至望耳

又

門下自景入交晝夜疾驅政恐鞍馬勞頓得教知已清健倍常親冒矢石以為士卒先可為愉快妖賊雖小醜乎而荏苒蔓延已五閱月其中豈無智勇之士似亦未可輕也目今或合圍鄒城以待食盡自斃或先取滕縣

而令孤立援絕是皆策之善者門下滿腹韜鈴趙公祖
必加托重同心圖維出奇制勝其於滅賊易耳大捷
班師敬拭目望之

與汪澄源

昨承台翰以朝鮮運事為問大都萬里風濤飛芻輓粟
原是至艱至險之前七月間在霑化縣失風一次至
八月間在劉公島又失風一次嗣是音耗不通外論喧
傳謂黃參將孟推官俱無下落糧艘僅到一半令人驚

愕不知所措今幸有人言旋始知糧艘損壞不多而毛
總戎實收運到糧料共計九萬二千餘石布疋軍火器
械亦到十之七八真儼有天幸矣登州尚有糧艘十二
桅舵雖壞而米布俱存仍可修艦以待明春發行赴解
也茲具實收公移報部仍俟查明另行具題大都各官
萬死一生此行良苦仰仗台臺主持破格優敘以示鼓
舞庶幾鮮運猶可為也

復余健吾

延綏兵馬昔年精強甲於寓內今非其質矣糧餉置於
京運將帥習於剝削營伍困於占役精銳耗於東征難
言哉若非改弦易轍延事未可為也所幸天錫年臺徹
底振刷頃所條議興革靡不洞中膏肓從此犁庭掃穴
浪破長風鑄鼎銘鐘功收指日端可跽足俟矣弟昔年
待臯延西雖曾湊助撫賞所媿涓滴之潤霑濡未宏何
煩年臺惓惓獎誦耶惟是明暗私增大為邊累而不肖
守操官入復夤緣攫取其間莫可究詰安得設處正項

刊定成額以水杜此害也至於安定二城第庚申歲各築磚牆一面尚存未修一面不知比年已訖工否若漸次包砌磚井寧塞是亦百世利也石澗三山等堡原是沿邊二路邊塞人烟稀少藉此可以招集先年條陳裁革棄險不守止成一線危疆似亦非莫之得者若故址可仍則修復為便耳

答毛總戎

遼左全失幸賴海外牽制之師得成榆關丸泥之勢則

麾下之功在宗社者至弘鉅矣初時中外紛沓意見參
差疑信各半今則事久論定輿情歸嚮萬口一詞聖明
東顧倚重不啻萬里長城陟元戎更假便宜晉府銜復
賜上方一時綸綍輝煌恩光爲奕大丈夫得時而駕真
與班定遠異代齊驅若果天心厭亂人心未散漸復故
土四海磐石於以流光竹帛垂休天壤直寰宇一大快
心事也不佞職在轉輸憂深國卹每思源源接濟敬助
一臂之力屢經題請乃副鄙懷惟是津門抵鮮海面三

千里而遙危險異常客歲秋深尤苦風颶嗣得賫到實
收如獲拱壁及從邸報莊誦大疏薦揚押運各官艱難
顛沛總荷焘眷頓令人情踴躍樂以忘勞而不佞亦得
藉以逭於戾其感侈矣今歲運事鑒於客歲之遲擬以
四月開洋五月抵鮮必不使麾下有量沙之困壯士起
呼庚之嗟也忽拜翰教之辱極佩注存孟司李忠義過
人今在麾下幕中知必同心共濟無起矣管大藩前以
糧乏而歸今復入鮮供驅策於左右所冀嘉與更新終

始提攜亦屋烏之極愛也

與孫愷陽

春已向莫榆闕晏如北門鎖鑰今又一萊公矣竊在下
風愉快何如山東營都司劉永昌部兵二千驍健絕倫
津門銳師此為第一永昌又復提躬廉介飭伍森肅如
此將畧真某從來目中所僅見者粵自統兵抵津某即
加意激勸後遣東省平妖轉戰數十合連下鄒滕二城
本官功績莫之與京而當事題敘猶未免以主客相後

先迺公論則固有不可泯者矣茲以赴闕更番備驅策於轅門頃津撫李懋老代為疏請加銜言言實錄儻蒙台臺賜之青眼假之便宜令其感恩圖報乘時自樹必有可以獨當一面者憶某客冬在關業於語次推轂本官今其行也似不容無一言要以台臺知人善任錙銖不爽固無俟某贅也

與趙儕鶴

頃者內計大典幸賴台臺一代正人主持於上公明並

運黜陟咸服至考察勸問議尤是膾炙人口所裨聖朝
式序之化良非淺鮮某轉餉無功積誓不少自分擯斥
尚辱包荒豈非仰荷雲天之庇遂獲瓦全爾爾哉知感
知戴頃者餉院一差吏垣以為當裁不肯以為當仍非
敢故為異同政以錢糧重大必借直指耳目以明心跡
加派殷繁必借直指查叅以資接濟總為軍興起見即
有以惡聲相加遺者亦任之矣台臺不棄蒞菟獨持衡
鑑特請照舊題差於以資糾繩而重封疆斯真大臣純

忠體國之極思非但某席床寢戾而已一切知己之感
國士之遇惟有永鏤肝鬲耳

又

老先生道德濬源洙泗文章接踵歐蘇雖在神廟極治
之時獨抱直諫不阿之節一時激濁揚清難進易退海
內人士無論識與不識莫不側聞風采想見光儀雖為
之執鞭所欣羨焉會聖天子出震繼離搜揚耆宿拔之
巖穴之中登之總憲之任一時朝端密勿虛已以聽指

搗台臺毅然以紀綱法度為己任讀諸封事頒布規條
令諸柱後惠文不寒而粟子遺黔首不雨而濡迺聖明
亦復臨軒擊節歡同魚水于是曩時冒濫之習苞苴之
風吏治民生灑然為之一變矣屬者冢卿虛席九夏引
領無不以為衡鑑重任舍公誰屬而今果符所料益信
人情賢於夢卜也從茲表帥六卿羽儀八座分涇渭於
九流別蕭蘭於千里匪但正人進而邪人退將使大臣
法而小臣廉會見仕途之日以澄清海寓之日以昇平

宗社之日以寧謚矣豈非世道之幸國是之福哉某不肖自惟行能謏劣無所比數惟是屢辱誨言曲垂陶鑄竊用銘鏤于中邇報初傳倍切彈冠之慶謹馳尺素以將寸忱伏惟為道自重為社稷蒼生自愛不宣

與孟推官

門下遠涉異域載離寒暑茲行良苦入春以來日望歸航而海上之音杳然令人悵悵因憶去冬運艘言旋接有門下手書恐以一介行李為屬國累具覘廉靜之操

不佞當即據以入告即毛總戎亦有疏矣近聞門下復有王京之行久羈中途豈出使須復命勅諭無回音有不便遽為返棹者乎目今鮮國廢立回視客歲又另一機局矣門下留滯逆旅恐無了期若能熟察順逆之形細酌輔車之勢或有一得可佐廟算鷁首西馳不辱君命不亦可乎惟門下良圖焉

與鄒靜長

忝附世講久企斗山酉春都門懷刺往來竟未獲一覲

紫芝眉宇悵歎胡可言近聞年丈已出守長安檐帷所
蒞霜湛露濡將使扶風馮翊之間依稀復見西漢神爵
五鳳間景色矣韓城故廉憲質亭薛公規言矩行葆素
完真覃精理學遠追濂洛宦轍所至咸有庾桑畏壘之
祝歿而李翼軒先生為之傳言言實錄先是丙戌丁亥
間任敝省濟南守道第甫角兆即受知遇延入署中與
嗣君下帷昕夕闡發奧義聞所未聞遂得濫竽一第受
恩最深覲德最切近聞其邑士民公舉鄉賢殊為忤躍

竊謂惟公而後不媿鄉賢亦惟鄉賢得公而後增重年
丈篤於緇衣必且玉成無起迺門牆下士豈容默默者
薛故宦族近緣冢嗣不祿其次公及冢孫俱困青衿不
勝廢興存歿之感冒味唐突諸惟鑒照而翼庇之

答張蓬玄

兵與餉重務也歸併兵與餉苦差也某以疎拙之才兼
衰病之軀惴惴乎覆餗負乘之懼安得不辭嗣見台臺
大疏似覺議論未歸一人望未繫屬又安得不揣分引

嫌以辭況屯寺賢者也此以事權不重統轄不廣輿情
咸有加秩即真之望而大疏適相值也又安得不推賢
讓能以辭第某與台臺夙附維桑兼承臭味亦稔知台
臺之必不以薄為道也顧當廟議未定之時旁觀者無
不為某訝而某亦不覺自訝種種前情總屬肺肝所敢
飾詞以相欺者有如津水捧讀大揭并拜台函所稱出
入均勞曳履星辰等語推轂踰涯某不敢當又謂東人
落落憑人位置此皆某意中事某不敢以告人者是知

台臺愛我即骨肉不啻矣敬用鏤刻永矢弗諼辭疏發
於長至越數日而津道來見云奉到尊劄有一撫再撫
語甚相憐念殊自懊恨所謂駟不及舌者也惟台臺憐
而宥之

與李懋明

津亭握別忽逼歲殘過隙居諸又獻春矣雖遐哉山川
晤對無繇然金石之音鸞鵠之姿固隆隆耳根隱隱夢
中也江之永矣不可方思風人之言若為今日設乎竊

窺台臺才品卓犖識力沈雄可以橫絕一世如某寡陋
自顧形穢回首循省不識何當於台臺而披肝膽傾意
氣若斯之深也秉鉞津門遞相為政同舟之雅有逾骨
肉即今幸免顛蹶量移跬步總明德之所波及者受事
以來披讀故牘尋問舊章無往而非師資之益庶幾是
遵是循以少逭罪戾於萬一無奈羽檄飛馳徵發倥偬
標正毛兵河南四營一時俱調喜峯口防禦自嘉平望
後督發毛正河南三營業已成行俱於年前抵邊惟標

兵營尚以無將無餉少為遲迴又緣重鎮空虛具疏祈
免見候部覆至於運脚全虛豆價不敷一番疾呼一番
側目舉足搖手動有空礙不覺令人起長林豐草之思
也昨見台臺有疏請告雖大君子難進之節固然第時
事方亟非寓內引領賢豪意也況太封翁春秋原未甚
高何妨移孝作忠所冀星軺蚤入承明運籌帷幄以九
泥固榆關之封而以餘波霑澆津門是所頓足躍耳

與孫愷湯

關外危險荒涼人多避匿不出台臺駐劄其間倏已兩
月昔裴晉公云賊亡則朝天有日賊在則歸闕無期人
皆偉之今讀大疏云事完則長嘯山林事不完則膏身
原野又度越裴晉公而上之矣天下寧有如此忠赤而
神明不默佑庸功不立奏者乎獨是關外糧料闕乏秣
餉斷絕誰司輸輓而溺職若是某安所辭罪焉幸荷汪
度垂慈寬假以逮今日敢忘覆幬之仁茲河冰既泮海
航可通業於二月望日自津祀神開船抵大沽口候風

出洋矣儻得仗此適至不誤軍興幸莫大焉先此馳聞
某罪戾山積展布實難請斥未允繼以請告見今病骨
支離夢繞鄉邦恐不能終事台臺矣

與解石帆

故禮垣都諫張惺宇者滄人也並任益都令以卓異著
聲召入兵垣出閱山右諸塞諸所條畫俱為邊陲永利
繼轉工垣值黃流橫溢祖陵湮沒遂有勘河之役建議
分黃導淮竟奏安瀾祖陵無恙後轉禮垣當國本未定

之日請冊立請出閣爭並封爭待嫡一歲之中疏凡十
四五上強半留中屢經奪俸卒觸聖怒削籍一時海內
無不想望高標居家念載杜門掃軌勵清修之節庶幾
彈冠有日而忽作古人矣近以覃恩僅僅循例逐隊贈
官常少識者殊為扼腕似猶未免以衆人遇公顧公才
品真有跨塵寰而凌霄漢者念某鄉試戊子實為公所
舉士嗣待臯淮徐諗其居鄉懿美尤悉深媿未能抗章
揚北顧安所稱門下士也茲有公冢嗣青衿名振者自

沛來思欲伏闕上疏并擬謁見祖臺再求表章某謂部
議款例已定或難紛更祇有發單議謚政在此時前見
祖臺於維揚先達皆顯微闡幽不吝齒頰彭城距海陵
僅一衣帶水料必耳熟有素今彭城在仕版者空無一
人非賴祖臺口角春風他何望哉

與董思白

目今玉堂金馬之間雕龍繡虎之彥拍不勝屈求其胸
中磅礴筆下淋漓片言而東壁輝騰隻字而雞林紙貴

者台臺之外不多見也。比復翱翔留京提衡國史，攄董
孤之直筆，擅班馬之兼長，獨步蓬瀛，永垂琬琰。天下文
章抑孰大於是乎？某以三十年交誼，睹茲盛事，抑何幸
分華割采而愉快焉。念某猥以駑鈍承乏津門，昔猶兵
餉遞任，今且督撫兩肩，悵無米之難炊，徒循牆而滋懼。
鞭策無當，伎倆已窮，冀惟台臺不棄，而終誨之庶幾香
屑時垂，迷雲常豁，於以藉手救過，萬一乎。

與許繩齋

粵自辛酉都門一通閭閻嗣是碌碌戎馬錢穀卒卒無
須臾之間久疎魚雁今四易歲序矣每一思之媿汗竟
踵皈依之謂何安所稱石交也台臺糠粃勲名塵垢軒
冕業已澹然烟霞之外獨計人心不古風會日下得一
名世大賢政可秉鈞握樞轉移叔季而乃聽其拂衣長
往婆娑圖史之林令人不能不切東山之慨耳弟待臯
津門荏苒四載迄無一善可稱惟是職業之內頗知龜
勉榮競之塗頗能自持是弟所為竊附於私淑而期不

負於當年之切磋者也。顧魁技已窮而榆景漸逼，台臺將無笑其知往而不知返乎？今歲轉運事竣，行且賦遂初矣。目今國是瞻烏，物情鬪虎，貂璫與士大夫角，而士大夫又自為角，恐非世道人心之福也。言念及此，卹緯憂深，遼左黔南，又屬第二義矣。安得台臺入朝，主持於上，潛收旁落，盡化異同，歸於蕩蕩平平之域耶？

答袁熙宇

疎拙如某，積薪固宜不意，誤蒙台慈垂念，梓里不惜齒

頰芳潤昌言於朝片言推轂九鼎增榮銜篆明德矢當
沒齒目今循序量移既苦無缺加銜任事實非本懷亦
惟諉之命運聽之當軸而已矣惟是關門兵馬愈增計
曹本折愈匱疾呼不應最難無米之炊海運告停豈能
不脛而走近日關門飛檄責成漸急萬一加以違誤軍
需之罪某其無死所矣今且不暇為性命計而又何遑
為功名計乎一腔藥苦不覺盡吐希惟台照

與趙大司馬明宇

頃見邸報海外屢捷獻俘闕下行且叙功行賞矣勘疏
出於登撫臚列甚詳而某亦掛名其中可謂厚幸何敢
多言但自某以外津門轉餉司道各官一人不及近見
貴部題獻俘疏首歸調度於樞相次推接濟於登撫并
無津門一字憶天啟二年五月內毛帥困頓異域某時
待臯津撫因運艘回津順賈毛帥公移據實塘報而接
濟之議始成未幾待臯督餉首發鮮運今三年矣初年
運糧料十萬次年十二萬今年二十萬其他布疋器械

累累充斥并勅書關防之類無不從津轉賣今塘報奏
疏具在部科非鑿空侈口者毛帥有無賴藉津門恐未
可槩行抹煞也毛帥容冬今秋解俘獻馘悉有公移抵
津解驗某亦厚犒而激勸之但渠欲某代為具題某則
嫌於越俎而不敢耳登撫騎重沈帥而與毛帥相左毛
帥亦屢形之奏章見之塘報矣今乃盡以接濟歸登而
遺津門是耶非耶連年接濟折色少而本色多折色易
而本色難登運折色津運本色毛帥良心不昧奏牘具

存試下一檄質之當叙何人即可為定案矣登撫勛功
委之道府各廳以故彼中州縣有司俱為近水樓臺悉
得列名而津門轉餉司道將領府廳等官猥以隔遠槩
寘不錄為公為私必有能辨之者每歲鮮運事竣具疏
奏繳司道各官俱云紀錄優叙當此論功行賞之時若
令巧者競進拙者見遺恐非聖朝平明之政也某素服
膺聖門伐善施勞之訓極恥為競獨於此事似覺失平
若不預白逮事後而言之嗟何及矣伏惟台臺虛公主

持母以疎逖見遺叙及津門司道將領府廳等官以為
將來轉輸之地餉務幸甚公道幸甚

與孫愷陽

台臺忠義填胸韜鈴滿腹赤手而扶社稷挺身以衛封
疆茲之入朝原欲商確軍興祈請兵餉非厭巖關之勞
而希紫闕之榮也大疏預鳴原自洞然不謂咫尺國門
未獲瞻對天顏忽乃趣令還鎮若謂巖關不可一日無
台臺者嘻亦異矣某承乏轉餉襟肘自憐滿望台臺入

朝直達於黻座之前而不謂其中格也則信乎某命之窮也昔周文襄開府江南每每乘傳赴京議事此自國朝令甲豈至於今乃獨靳之豈左右用事之人別有肺腸而借巖關為口實乎要以台臺劄勅弘烈鎖鑰壯猷當與方叔召虎異代同稱何詎不足耀青史垂不朽而乃以腐鼠嚇也想達人胸次必不緣此少有芥蒂屈指台旌已蒞榆關謹顙力削牘敬候起處伏惟為國自玉

答李河峯

薊永招買之難久矣客歲大司農不知地方小民之苦
堅欲減草價某極力爭之今議已定永平每束五分薊
玉豐遵每束自六分以至七分不為少矣料且照時估
收買兼以歲事頗稔未為厲民惟是戶部發價每致稽
遲某前有疏謂賤時不買而貴時乃買之有時不買而
無時乃買之今日地方受病正坐於此是發價貴蚤也
又在有司奉行得法加意調停官價盡數給發而毋令
衙役之尅扣買運須選殷實而毋令闔邑之繹騷惟在

賢有司加之意耳語稱有治人無治法是良吏最要也
附關州縣不妨分發瘦弱馬匹就近喂養既免轉輸亦
多節省容歲遷安已曾行之此已試之良法也是移馬
為便也以中國之馬與邊騎角終是強弱不敵莫若以
步勝馬昔岳武穆破拐子馬以麻紮刀如牆而進用步
卒也邇者遼陽之役西兵走而川兵戰則馬與步之異
也今關門練車營而多用馬失其旨矣韓淮陰云置之
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馬多則思奔易敗之道

也馬兵第當用以哨探及追亡逐北之用不必甚多三萬足矣今用六七萬繇馬總戎為西將未免狃所習也兩馬之芻秣可當三兵之糧糗是營馬宜減也事例納草一項積弊尤多此輩加納榆關每百減二十兩而又專擡高價不照水平而照薊州究竟無草到關不過賣緣請託鑽求折乾而已國家名器錢糧並屬可惜是事例宜罷也以上率爾直陳總屬狂瞽之見因承下問敢悉其愚臺下高明必有訐謨石畫無須此矣

答天津道錢昭自

猪雞小畜供人飲食刀俎其生甚蕃陰陽精血之間稍有雜揉紛錯則幻而為隻身數足數翼矣政如人有駢指未足為異較之地震星變大是徑庭前不佞家居時熟聞村落此類殊夥第無以告官府者耳竊意此等瑣細似不宜以瀆宸聽非敢如王介甫謂災異不足畏而憚為逆耳之忠者也門下考究古傳甚悉極服博洽但不佞胸臆所見若此要不容不直陳耳

與畢見素

今歲新截漕糧掛欠數多昨有小疏具題想已徹台照
矣客秋所截十萬原未算尖耗入內且也截出不意別
無使用兼以設法鼓舞所得晒颺餘米稍多前已具冊
咨部而獨未報倉場衙門則一時胥書之誤也今補冊
附上晒颺餘米舊例不報近第已一體發運作正支銷
但海上風波自所難免豈能一顆一粒盡到關鮮勢不
得不稍從寬裕耳且也去秋雖有贏餘今春大為不足

即以有餘補不足猶存乎見少也恐難作六年之額矣
況六年督餉當另有主者以前官運過之米而欲於後
官扣補必費爭執弟故以為難也帶買遼米各處以災
荒改折通未措意誠如台諭伯兄欲於山東河南粟米
撥補極佩一體之愛惟是雖截粟米亦恐損於漕額前
熊漕道條議欲將密昌邊軍比照京軍改折兩月之例
大是可行每石折銀六錢可得米十萬石而又省漕船
盤剝之苦此等亦粟米也今春緣截漕事竣又密昌糧

已抵河西而上未敢饒舌若蚕圖之或可為也不特此也臨德二倉粟米原以備緩急之用年來積滯不運以致紅腐近雖欲運入京亦成空譚不若即以此項常作津糧亦可以省截漕弟前條議及之部覆未允今檢原疏奉覽是在伯兄主張力行耳浙江舊留遼米六萬價值弟已打算欲作關門今歲米折之數蓋以今歲截漕昨已具題掛欠八萬有餘又東充廣順大五府召買遼米戶部原議每石止給七錢共買三十萬石及後改為

每石九錢不再給價價增而米遂減共減七八萬石此
等缺額第於何處下手茹苦甚矣竊計帶運遼米皆用
新餉名買若今歲省直不買遼米者皆按例改折如浙
江故事亦可以完關門米折之用而運額不大損也伯
兄赤心籌國遠慮經時務期京軍宿飽而以緒餘為弟
區畫弟非有胸無心者而能忘感哉

與孫愷陽

憶昔癸亥之冬過序台臺摯愛不靳珠玉嘗為某叙督

餉疏草矣一字褒揚千秋華袞金石可銷此感不可泯也今某兼攝兵餉入已二載所有撫餉疏草自覺撲檄無當顧當捉襟露肘之時概多嘔心瀝肝之語不忍棄擲亦欲以災梨棗而存家塾念非台臺孰能洞照弗遺鑒此區區於形跡之外者乎不揣蕪劣謹將疏草五冊奉塵清覽仍欲借光片言以為九鼎恃在夙雅不勝隴蜀之望希惟台亮慨賜俯允所至荷也

與李大司農瞻宇

某昔在秦中備員宇下幸叨二天之庇自鼎借大司農而某又以督餉之役猥承覆露每有呼籲輒荷周全此真三生之緣而百世之感也昨以及瓜在邇題有搜括積存糴本等事一疏內將任內節省錢糧約五萬五千兩有奇逐一臚列內以三萬充關門米折以一萬五千餘還閣部帑金而以一萬留充津門緩急之用均屬正項支銷不敢錙銖妄費者也業奉明旨行部題覆查前二項俱已起解關門取有實收矣念某數年苦心百計

節嗇此段公論似難盡行埋沒更望台臺不靳噓植表
章一二庶幾區區孤介之操藉以自見於世昔所云海
內有一人知己死且不朽者也惟台臺留意焉

答錢昭自

年來關鮮運事最為棘手幸賴台丈五載同心俾克有
濟此之為感有鏤肝刻骨耳不佞以仲秋五日交代於
新餉部黃際老扣至七月終止已發運過一百二萬五
千石通計歲額所未運者纔二十五萬石不過一月事

耳尚有畿輔東兗未完州縣可以督催或不煩截漕以
佐未運矣新秋關門折色月餉不敷川湖兵鼓譟而本
色無匱乏之憂則春夏間所經營者預耳台丈在津勞
苦功高人言往往求多流謫四出殊不可解頃茲復命
多勸不佞宜隨波逐流點綴一二雌黃語以自為地者
惟是世誼至重本心難昧寧與台丈同擯丘壑其何忍
出此也但恐破例入薦或生葛藤故於復命疏中祇以
陞任離地方者槩置勿論而於搜括積存糴本疏內卻

詳道台丈節嗇苦心就事論事公論自是較著想邸報
中已見之矣不佞衰病侵尋歸田之後尚擬再疏請告
石城之役行止尚未定也

與靖邊孫同知

靖塞不佞舊遊地也憶昔拮据二年僅亦奉職循理非
有赫然可見之績不意彼中士民之厚尸而祝之比於
畏壘不佞累書止之不能止也將無為昌歎之嗜歟臺
下海岱名流秦朔循吏抽揚片善篤念鄉曲亦復助之

銀米獎以棹楔此自大君子樂與人為善之懷顧不佞
何德以堪此惟有銘鏤肝鬲而已茲因材官趙安讓之
便敬謝大雅

答來馬湖

憶昔津門共事意氣忻合道義相砥真平生竒邁也台
大畧不世出動必萬全齊趙膚功計當首蒙建牙延世
之賞而尚棲遲藩臬遠遊夜郎斯豈國家功懋懋賞之
義乎則或有尼之者矣台丈不難蜉蝣軒冕蟬蛻簪纓

而多莫之所及尤能不下堂階而殲大憝固知賢豪作
用果出尋常萬萬也公論既明巖棲且久行當雄飛萬
里為國長城次公少年飛將亦宜宣力巖疆不佞素辱
知愛豈不逢人說項也者顧無奈交寡力綿何也試觀
家季自肅資俸尚淺輒出寧前投之極艱極險之地則
其不能庇一弟可知矣不佞近日承乏留計裒病侵尋
飲河已滿無米難炊稍俟明春即以滿考引身去矣此
肝鬲語也齊趙二撫雖得金吾之陰旋即削奪不佞何

敢別有希冀夫趙撫無論矣齊撫身在行間淹歷數月
功亦不薄但不當築京觀以為誇詡抑容兵以自顯榮
耳而論者一槩抹煞異日國家有事誰為効死力者以
蕩平延綏之大盜而反避于各鎮固壘之邊功此亦近
日矯枉過正之一事也然則景武鄒滕之役凡身與其
間者尚恐他人從旁揶揄益難向耳食者喋喋其口明
矣佳刻自是實錄俟有相知深者間出授之於以表章
尊喬梓鷹揚之烈至於椽筆遊美大序歸功尤不佞所

為跼蹐而未敢冒承者也南都昕夕追隨宗伯令弟不
獨倚玉為快若時奉台丈綦履也

與姜神超

台丈前為不佞鄉場房師張給諫所撰贈章神采陸離
足令九原不朽矣迺不佞會場房師實為職方郎中今
贈光祿寺少卿楊公冲所當壬辰癸巳間寧夏哮劉之
亂運籌中樞厥功良偉嗣以詿誤削籍賫志以歿著述
甚富其贈官與張同在天啟二年而其後人之式微也

更甚竟不能竭蹶而北丐求恩典不佞南遊滁陽乃始
詢而知之斯非門牆弟子之責而誰責乎敢恃夙愛仍
祈華袞於台丈儻不靳椽筆慨賜揮洒無悞九月用寶
之期俾令劬勞臣泉壤增輝而不佞亦藉手以篤在
三之義銜戢當無紀極矣不腆伴緘希在莞炤

與袁自如

前從故園遠厯翰貺雅意殷殷沁人心脾時即移書亡
弟屬以諸事同心恭聽台臺指南約束為兢兢不意寒

門薄怙天降大罰台臺未及抵關視事而寧遠之變作
矣變起缺餉得餉而散似可為券而亡弟獨溘焉以歿
傷耶病耶殊有不可解者傳者謂亡弟出示立法清查
虛冒又被執後急欲自裁絕無一與悞語以此橫遭毒
手然也否也今死者已矣亂魁可竟從解網耶且誤餉
誤國者急自解紛而人又有代為解者謂事有別因撫
鎮自取之將令死者何繇瞑目地下耶某於七月下旬
自里脂車八月五日抵景州聞變驚墮嗣聞該道措餉

獲免稍紓眉不意十二日抵京而即得台臺撫臣病
故之疏也骨肉摧殘雁行中斷悲哉痛哉從來衝塞受
抑罹禍最慘至亡弟極矣幸賴台臺大疏畧其瑕疵取
其才守又許代題卹典自是覆幬生成之恩但恐將來
議論紛紜未卜終能仰副德意否耳亡弟待罪宇下者
年餘客歲寧錦之捷外城之築亦稍効一臂力今歲修
錦城築杏山遣水卒皆龜勉奏績獨以名位卑微物望
輕淺索馬價不應索月餉亦不應反被人譏嘲而憤懣

以死非台臺誰為垂憐者望俯從優厚議卹施恩於不
報可也亡弟七月望前曾有家信以後絕無是以終不
得其耗止就邸報揣摩言之目今旅櫬漂泊家口零
丁匪仗鼎力何繇歸里想台臺仁人長者不待某之喋
喋矣茲因遣家僮出關扶柩回籍冒昧申謝并以為懇
語不宣心臨楮哽咽

與郭蒼涵

寒門無祿天降之罰亡弟隕於飢軍之手亦三百年來

一大變也幸賴臺下命世豪傑定禍難於倉卒申紀法於安定罪人既得封疆晏然誰之力乎家僮入遼歸來備述臺下周棺衾於窮途置幼穉於加膝哀慟甚深贈賻甚厚此等交誼古人所稀真愚兄弟生死骨肉之感也不佞惟有遙望寧城五體投地百頓稽首耳惟是亡弟種禍之根其來久遠目今布散流言煽禍未已閱邸報可知矣然謂亡弟居官不簡禍繇自招不過殞其身名阻其卹典無大關係至謂前官存留錢糧支用未明

則闔宗之禍福孤幼之命脈係之矣督師前許代為奏
繳具徵至愛但公署文卷俱已被燬誰為查核顛末者
悲哉亡弟誠不料其溘然長逝致貽不了之局也因思
貴道糧廳或有卷案冊籍可據萬望臺下設法查覈委
曲回覆其有領出官銀在外買馬置器及買撫賞貨物
未竟者尤恐乘機混賴更望台臺覈其見在庫者若干
實支銷者若干買辦未完應於各委名下追納者若干
俾令確有著落據實奏繳則眈眈虎視者或可免其蹂

躡魚肉而不佞與孤幼輩亦卧得貼席矣不者亡弟已
歿文卷已燬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事係公帑家屬受累
臺下寧忍恣然坐視已乎亡弟年來俸廩俱未入家兵
變被劫亦無厚蓄此可矢天日者誠恐三人言而市有
虎也所倚重臺下者誠不啻二天矣辰下方會議亡弟
功罪不佞抗疏陳其顛末即緣此事獲戾以去固亦甘
之恃在梓里通家之誼冒昧唐突希惟崇鑒

答南戶部司屬公書

國家財賦閭閻膏血一耗遼左再耗黔南至於今日倉
庾之竭帑藏之匱南北皆然不佞承乏匝月賈生之淚
凡幾行下矣聖明在上宵旰勵精日講生節之術尚未
得策目前所恃以支給京軍者惟此漕糧耳一開坐截
之端運弁百計營求樂從私便萬一京儲告罄輦下十
餘萬之飢軍其何以應之憶昔留都共事之時目擊南
庾空竭每抱杞憂試觀近日之北庾僅儲一歲不支之
糧其萬分可慮已不在南都之後矣今奉明旨仍議補

還漕糧不佞再四躊躇終非留計可辦乃為委曲權宜之術議以未還楚餉之十三萬抵之蓋逝波既不可挽而黔事尤難卒楚弓楚得虛來實歸既不悖天語之森悚亦不煩留都之設處至若堂官已荷靈旨司屬俱免吹索此則不佞區區軫念并州之極思耳若夫三關鈔銀當此新舊二餉疾呼不前方苦無計搜求恐難奪此與彼也

答袁自如

朔日得台臺大揭次日即具小疏呼籲冀發帑四十萬
可救然眉會兵部亦有疏四輔立為主持舉國倉皇實
有同心是日午後召對聖意仍以內帑空匱屢請發帑
終非長策似謂鑄本犒賞俱行那借亦儘可濟急矣閣
部再四哀懇迺允發帑十萬刑部贓銀八萬田爾耕贓
銀五萬共計可得二十三萬雖未奉旨料不爽也做部
搜括新舊二庫并新到外解共得十萬即先於初三日
兌發惟望台臺曉諭軍士使知聖恩浩蕩軍餉已充或

可保無他虞也

答張梁山

雲中既苦旱荒又躡戎馬重以地震為災隕霜見異年
臺撫循一方問疾苦而起瘡痍拯救殆無遺策俾枵腹
者阻飢者飽滿明賜而感奮投石此其為勛奚啻韓范
之烈捧讀大疏載接台劄忝附同舟之末敢忘纓冠之
誼業經題覆已荷俞旨惟是太原本色可以抵民運者
一如台諭至臨德二倉僅各以萬石應匪直漕運行糧

未便傾囊為挹注實所積無幾方抱愧於涖蹄欲為西
江不能也邊疆多事天不雨粟故拮据止此瞻望之私
與躊躇俱諒高明自有洞照耳

又

雲中春餉頃已照額題發見在措解計中翰吳君不日
當詣轅門矣敝部三鎮市賞向皆取給年例之中會計
錄開列甚悉不佞曾舉以入告無奈罪過深重不能回
天聽祇增戰慄憶去歲題發冬餉時既奉應減不言之

旨自不敢不議減雲中已議減二萬矣然終不敢臆減
疏內又有仍聽督撫諸臣自行開列量裁請旨之語旋
奉有宣大如何不報著即催來一併詳覈具奏之旨益
聖天子明見萬里知市賞屬防禦方畧故待督撫一言
為金石耳今四閱月矣翹跂大疏有如望歲且伏讀台
諭市賞俱出年例撫邊即以恤軍即此兩言便足了此
公案更何遲回至于雲鎮年例每年額該四十五萬內
有市賞八萬台諭謂每季以二萬兩咨作市賞自是分

款正論但所云二萬兩者若分于既減後之款則不足
抑分于未減內之款則悖旨誠未敢冒昧從事者也此
時應酌減與否應分款與否統望台臺蚤賜題明俾從
前葛藤不難斬截此後部發有所適從也

答范質公

緬惟老公祖之秉銓也林居已踰數載立朝不滿二旬
此其心跡雙清才品復隻當於聖賢中求之非尋常可
望萬一也序轉已見齟齬居憂復滋淹滯海內共切東

山之仰祖臺宜促舍人之裝矣家弟自寅初入仕途待
臯名邦不佞竊用繫心不勝負乘瘵官之懼惟冀祖臺
軫念舊日編氓一切地方興除利弊不憚指迷發部則
道義骨肉之至愛也

答張鳳舉

黔事蔓延八載迄無人能挫其鋒者老公祖訂謨遠猷
屢奏膚功非大豪傑而能若是乎今復不究其用會將
得代是真安賊之幸而國家之不幸也惟是一日未離

地方即有一日千繫料老公祖胸中武庫自當愈出愈
奇而千秋不朽之令名亦於焉在矣

答郭蒼涵

今國家所最危急者無如遼左封疆所最依毘者無如
遼左撫道台丈練達沈毅鎮靜精詳詰兵覈餉除器飭
防允稱巖塞長城第一人臣事堯舜之主總為公家起
見有心有口誰忍自昧其懿好者哉太倉之事不佞亦
茅隨衆昭雪猶在議罰列也聖眷殷隆盡賜豁免則出

意料外矣至計典一事先是銓部有加銜稱頌之谷不
佞業兩次移文剖析明其無礙及送單時人復有從中
萋菲者大抵皆指通廳時事也不佞又復為剖析於冢
宰之前指天矢日至再至三卒獲保全則九廟之神靈
三韓之億兆實式憑之匪區區一人綿力之所及也不
佞兄弟沐台愛至渥矣曾未卜所報而台丈輒言報耶

答劉青嶽

台臺之立朝也一腔正氣百鍊剛腸諸所匡拂裨益良

非淺鮮自台旌去國而依阿風盛人漸有追思汲長孺者矣惟是詔赦原未分明綸扉猶多顧忌想仍姑俟異日耶台臺寵辱靡驚不憂不懼此其涵養識見真晚近所希覲也盛從誤罹法網大慮處分太過涇渭勿淆幸獲從輕結局似一綫公道猶在人心者某未敢居功也辱明誨之惓惓惟有媿汗

答李葵孺

今歲新運賴台臺調度甚蚤處置得宜頃雖以亢暘回

空稍遲而甘霖旋霈舳舻無阻挽遲為速皆台臺之力也不肖疎拙無似謬肩軍國悚悚覆餗深知民運來儀事多不便是以轉輟圖維不得已而有言嗣見江右兩臺疏請卒歸於用旗屬則知不肖非過計矣台臺職掌所關見解稍殊今欲求心跡之明豈必引異同之嫌總之我輩悉從公家起見有何成心如同舟遇風或篙或楫斲共克濟其交致力者其交相忘者也翰教再頒極荷虛公雅誼惟有媿感

答某

尚友編序業已簡出就中殊多龐雜未愜鄙意也謹奉
清覽大抵此書世代之升降文體之盛衰歷朝之治亂
政事之廢興人才之邪正謀議之得失俱可得於誦讀
觀覽之中是有資於勸懲亦有裨於經濟不獨有益於
學問已也不佞因見他選掛一漏萬俾學者如坐井觀
天故不揣綿力搜羅三十年而成其凡例條款尚自有
說俟稍暇圖之耳

答田御宿

昨因兵部具題欲多備乾糧炒豆以供軍興奉旨預儲
敝部恐一時無措故欲借力於五城司坊前疏尚未俞
允而兵部又題目前興師急需棋炒等物敝部只得連
夜自製漸有頭緒而明旨始下夫棋炒乃行軍必需之
物而市買不可得製辦頗費力若得五城協造以備旦
晚行軍之需則至荷也每城且先發銀二百兩應用但
棋炒務製如法則有敝部之式樣在耳

答饒黃山

大疏自是憂時體國一段竝議所為。敝部佐軍興以匡
不肖之不逮者良非淺鮮。第此中有利亦有害。政欲仰
俟指南而台教適及。極仞虛衷之雅。招商買銅多被騙
去。開採似屬便計。第銅鑛藏在地下。則銅錫金銀皆在
開採之內。誰為限制。萬一聚眾釀亂。奈何。廣鑛自佳。先
年敝部曾通行省直。開鑄而取其息。以充新餉。然有不
肯行錢。地方錢本賤而貴。其價官自肥而民自瘠。後遂

相繼報罷今欲舉行先須痛革此等弊端而後可久政
如來教所謂爭事理非爭議論者也

答李總河燦岩

老公祖才兼文武身繫安危自頃提兵入衛朝宁倚作
柱石逮今回鎮河干南北恃為鎖鑰目今師老財匱令
人憂心如灼未卜策勛歛至是何時耳濟上無兵海內
所知曩者赴援殊屬破例不意訛言傳播河兵潰散幸
老公祖一腔忠赤豚魚為格中途再還按堵如故大疏

入告計聖明必且喜動顏色旦暮溫綸吐鳳口也兵至之日即當照例給餉寧敢煩顧慮哉

與梁大胸

撫賞事會議已久亟宜具疏解銀今接貴部大咨又有異議恐結局無日奈何治某舊隸編戶今忝同舟豈敢自生異同以賈罪戾但錢糧各有職掌各有款項那新補舊固為不可若因遼鎮買馬而欲盡動新餉一朝頓增二十七萬從此關寧薊津之間將何所賴以供億乎

萬一兵餉不繼庚癸頻呼非獨治某之憂亦老公祖之憂也極知同寺歲入不多而新餉亦非處其有餘況貴部原疏奉有明旨關寧江東缺解月餉應與援兵相權濟用不得那移作賞煌煌天語敝部豈敢悖之即年例二十六萬有奇做部亦非易辦者誠亦無可奈何也惟老公祖裁答幸甚

答張皇親

昨承枉玉適以祈禱未獲謁謝惟有感刻翁臺椒房懿

親護塋地土奉有買給之旨敢不祇奉但此時軍興孔
棘所在空乏大慮翁臺不霑實惠故鯁鯁過慮耳嗣拜
面命之辱地價既廉無虞奢費且有逃絕新墾諸田可
為通融務在開封府屬之內則結局亦易矣容即酌議
題覆決不至久稽也

答翟凌玄

餉道之議裁起於閤部真不知何所見而云然也糧料
船隻舟子為數孔多夫豈部院一手一足所能集事乎

政望老親翁出疏亟寢其議而大疏適至誠所謂發當
其可言必有中者矣獨是張君資俸已深勞績尤懋而
尚未獲加級叙功第昨已與冢宰昌言之但遇便疏中
亦須老親翁代請加銜久任不則遷轉別地尤恐後來
者之未能駕輕就熟也總戎暫留以待秋冬二防自是
確論想聖明必有亟為賜俞者矣秦兵本色終難湊辦
蓋裁漕已多而招買綦難惟有搜括節曠酌給折色誠
公私兩便之計也

答安德鄉紳公書

二東不幸天降之災漕輓重地防禦尤亟城操不足復借班軍此誠綢繆桑土之至計也今題留不諧而徵調復興慮餉少而工多思預支以竣役諸老體悉人情良亦至矣惟是監督之報滿在即則考核委屬未便六年之程期頗遠則坐扣更覺難行目今功令精明事關錢穀未經題請誠未敢以冥冥決事也獨念台命下頒何容踞拂萬不得已已批該倉申詳准令預借二月即於

明春扣還庶目前少資濡沫而異時不苦葛藤也

答侯六真

二東不幸叛兵為殃天討雖行王師屢潰梟獍大肆跳
梁萊城將成丘墟比雖調發援兵為數近萬只恐徒作
西江之水仍為真保之續十二山河坐見杌搖可為痛
哭流涕長太息者也老年臺文武全才甲兵滿腹一切
豐功懋賞赫聲濯靈一見南黔再見燕平此正敝鄉所
共欲得以救生靈於塗炭者况用昌將而統昌兵非老

年臺誰為調遣不意空切緇衣未荷俞旨則敝鄉之叔
運尚未終耳

答張華東

弟前後抗章乞骸幾二十餘上矣迺聖明輒不聽其去
而督責愈力又值時事多艱不得不覲顏復出誠不勝
頑鈍之羞也俟撫賞事銷算既竣當再申前請耳弟前
以題覆獲度於政府殊覺惴惴近日敝部諸事多荷優
容想在首揆汪度包荒中矣豈老年臺有默為之地者

乎近日言路諸公多得罪者或謂皆繇聖斷諒不誣也
獨是吾鄉登萊之事急矣而撫之一字當事多中其魔
近日南中大疏剖判甚明已而圍城中登撫有疏鄉紳
有疏胥同此意似有挽回天聽之機及弟輩以公疏繼
之轉覺如水投石甚矣其德薄而言輕也今當事即不
專言撫而卒不與以勦之具又不擇能勦之人空言勦
何益乎十二山河坐見陸沈我輩幾於垂老無家可為
慟悼者此也疏揭附覽季弟自寅備員司城跼促如轅

下駒幸賴老年臺賜之青眼稍為吐氣耳

與申于蕃

不肖待罪度支四年於茲矢心矢日務求節省實不敢
為濫冒混淆也者昨廊櫃錢糧一項原係各關解到公
費工食從來俱係敝部自行支銷即或搏節助餉亦有
題不題之異比者不肖以旦莫去國之身一切支用正
欲銷莫明白又值總理視事遍查錢糧即廊櫃似不得
獨遺此不肖所為具題之繇也今總理又鼎借巡視省

臺共為查覈具諗虛公愈慶遭逢昨接面譚知業已洞照無遺矣近日微聞台臺稱廊櫃寄收太倉錢糧有與庫冊不相對者深服綜覈之精因查聞做之時軍旅倥惚援兵鹽菜時刻難遲其有太倉轉發銀兩雖在廊櫃支分原在太倉銷算新庫亦然實未混入廊櫃之內事竣之後造有軍興錢糧文冊奏繳今底冊具在也謹簡出奉覽試一磨對庫冊當自券合矣至於從前經費亦有一二可減損者原係歷來相沿舊例似當裁其將來

而不必追其已往也至每歲以五千兩助餉不肯恐貽累後人不得不稍留餘地但任內捐助實不止此今後即稍增額無妨是在台裁耳

答呂豫石

伏承老公祖台翰纒纒千言備悉南帑之匱與南餉之急治某忝附同舟其何敢作秦越視也惟是北部之苦較南部有百倍者援兵日集新兵日募苦無以謝九邊行糧正支月糧借支苦無以謝各省直雖有每畝三釐

加派通計出入一年之內尚欠一百六十萬有奇老公
祖試一平心易地而觀之謂是南匱乎北匱乎南急乎
北急乎譬之有二壞舟一則泊于曲堵安流之涯帆檣
戩戩雖敞從容為之葺治猶綽如也一則放乎奔濤駭
浪之中颶風作于上嵯石激于下長年者將伯助予而
不能救惟有載胥及溺而已矣可為痛哭流涕者此也
惟是明旨森然原有同心之諭台諭諄切敢昧編氓之
誼如南部事例一項老公祖欲暫緩一年者治某已舉

三年所收而盡與之矣關稅方爾經始上年所獲亦自無幾今政不得不清其源尚未敢奉命也南鑄得利殊饒治其祇切健羨真莫能贊一詞矣至於水兑改折允屬目前第一要務前丙寅待臯時疏稱折色止欠萬金者政指各府未改本色之時而言非漫然無據者也今楚餉盡還本色業已恢乎有餘茲議本折通融裒益自是正著厯簡隆萬以來故牘固已然矣覆疏敬為極力贊成舍此別無長策也此時在在用兵故部歲用折色

共一千二百萬時事至此某誠未卜死所非敢故為異
同有傷和衷之雅耳

答蔡質几

滇雲遠在天末素稱樂土不謂逆酋突出決裂至此近
聞臨安已陷尚無邠報或亦風鶴之虛聲道路之流言
乎不者滇憂方大也翁臺屢疏所談軍前事宜萬里之
外情形如畫請兵請餉無不曲中肯綮今黔中撥楚餉
十四萬餘餉部又搜楚蜀餉二萬餘共得十七萬而滇

雲五年之新舊餉仍以十餘萬計者不與焉餉似無慮
不繼矣若川貴總督已奉明旨調兵催餉同舟共濟當
不膜外視也以聖明之威靈重以翁臺之英畧區區小
醜料指日蕩平無疑矣敬拭目以俟

答吳世兄祖學

不佞弟緬想生平受吳老師恩遇最早最深真非拘糜
頂踵所能稱塞而弟所以報者至淺鮮矣茲者遵諸長
兄命稍誌墓中之石顧老師歷任宦績既無所紀載而

弟入當軍興旁午案牘倥偬之時苦無佳思僅撫夙昔
甄拔之奇勇退之節離合之概以示感愴大懼老師猶
龍之德或自弟而晦意諸長兄當弁髦置之而竟以登
梨棗與素心居士自狀並傳則慙媿無地矣弟比衰頹
日甚乞骸之章業已二十餘上而未荷賜玦計秋冬之
間疆場無倣當再申前請耳

答朱恒嶽

鬼方一局十年不結老年臺胸有勝兵目無勁敵既奏

永寧之績旋收者定之功目今我武維揚彼勢日蹙犁
庭掃穴當在旦晚勒燕然而垂竹帛夫豈異人任也辰
下都門震驚兵餉而空備禦無策說者欲罷西南頗圖
東北弟意九筭宜成善後當周已議分作兩年漸為收
拾結局之地不識於台指有當否耳

又

滇雲告急索餉甚侈敝部苦無以應幸老年翁慨分黔
餉一十四萬六千有奇乃知忠君愛國出自天性真能

不以畛域起見者也弟已藉手題覆而又量撥楚蜀再
留滇餉以附益之總期接濟滇兵供億援兵以圖少彌
庾癸之呼耳乃滇中諸薦紳尚欲辭長榔而請他府弟
未敢聞命也但恐滇不能得之於楚仍借老年翁鼎力
督催又大疏奉旨云楚餉解黔實未及半此項額餉作
何開銷查三年黔餉老年翁尚未查參敝部無繇知其
確數幸蚤惟結局似不便姑息從事矣

又

同籍兄弟四十二年在海內者落落晨星茲馬見素年
兄復以遠避寇亂突為縣令仇蜚加以監視彈章竟至
被逮謫戍煙瘴且籍沒其貲產一貧徹骨見素以青瑣
終養三十餘年三起京師高卧不赴棲心禪那家徒四
壁品可知矣此自榜中殊絕人物方且旦晚冀其彈冠
忽謫異域人共扼腕稍助橐裝以行獨幸兵部定衛適
得黔中都勻正在老年翁轄屬之內斯真見素九死一
生之會也老年翁高義薄雲豈其目擊同籍兄弟顛連

而不為之所頗聞舊有覓取盤費及委市軍需二例幸
擇兩端之一蚤給印照以歸是亦無量功德也惟老年
翁留神焉羽便附聞俟見素行仍當再有懇也

答沈何山

前度支奏議借老年翁為玄晏頓使蕪刻生色感篆深
矣四友圖詩遂已成帙得二老圖詩繼之愈增風雅非
老年翁首倡何能成此盛事也所惜李湘翁詩贊未備
或稍為補之何如弟以謏菲待臯民部便已五載撐持

鞅掌無復人理會聖明勵精每事督責而卒不聽其去
頃於仲春乘警報稍息復伸前請遂奉有時事艱虞托
疾規却之旨弟凜凜斧鑕之及又覩顏復出矣及讀華
翁二老序拳拳以懲棧為戒癡頑為誚則弟誠名教中
罪人也老年翁便問幸於烏程相公處委曲先容但得
放弟歸田全其晚節無為四友二老之羞則拜賜侈矣
若老年翁與華翁久滯清署尚未大展所抱與弟進退
正自不侔適有索癡於老年翁者會工部有疏剖析聖

明深以為然自無容介介也

又

伏承台翰具誌老年翁與華老朝夕深念常著弟胸臆中所為設身而處悉心而誨者備極真切骨肉之愛兩年翁優游清署尚思退步弟叨此艱鉅常懷不測之憂何戀戀焉不一割也惟是撫賞錢糧屢旨切責見在清查弟不敢以不明不白之身冒昧脫卸稍俟秋冬之交便可結局然後堅意乞骸此中亦殊有一段苦情耳乃

老年翁遂先弟得請浮雲軒冕嘯傲林泉翩翩乎仙哉
華老已轉冬卿此時想已脂車而北一詩送之并書策
頭呈覽屈指四友二老出處離合之蹤可為感慨近日
次輔冢宰俱掛浮議仕路風波真自不可測矣

又

四友中二高蹈一仙遊而弟獨困頓縲絏辱身辱國兼
辱譜牒圖繪慙負胡可言獨是數十疏乞骸而不得請
究且以干聖怒而考選滕徇又後一重公案耳長安公

論具知弟非頑鈍戀棧者差可解嘲及讀老年翁台翰亦頗不加擯棄而感可知也長安九卿臺省單疏申揀者不少至公疏或雖具而未敢出獨南中剴切昌言翕然同辭其大僚疏例屬南太宰為首乃青墩以請告杜門而存憶輒慷慨入告正氣直節領袖臺省生平知己指難多屈閩係老年翁表第幸為一言代謝焉弟自春徂秋載離寒暑靜聽處分總如台諭殊未敢過為戚戚也四友圖石刻甚佳但傳布未廣弟擬並二老詩再合

刻于燕市尚未竣也大都分之為六合之實五誠有不
容判然為二者耳兼金遠賤以橐籥我自是兄弟骨肉
真愛弟以區區口腹累林下年友未免汗顏敢用返璧
前寄詩策未至想浮沈矣今再寄二策並手卷一軸解
網錄二冊無論陳言近況總塵清覽年姪閻十一齡神
王才超可任愉快弟次子際有年亦十一昨隨弟於請
室迄今依依左右家口回藉已久獨不肯歸想老年翁
聞之亦為一掀髯也

與閔曾泉

不肖某生平硜硜一念誓殫忠貞以報朝廷此可矢天
日者連年自覺認事太真罪釁日積前後三十餘疏請
告未嘗不欲急流勇退希明哲之高風以保全末路也
不謂天聽轉高流言甚毒致此竒禍嘻亦命矣憶昔與
台臺朝夕砥礪互相期許者謂何而今辱身辱國兼辱
知己一至於此每一思之媿汗竟踵無地自容夫復何
言但其與鄭澹石原無半面知交亦無一毫交際祇以

明揚大典不勝區區憐才一念兼以雲間為舊遊地稔
知財賦素重逋欠難完既有府申起解在途又有商民
代輸在庫豈能槩擯不錄且考選諸人不乏代輸及續
解者何獨於澹石而靳之計某先後五疏題明又經台
臺覆疏降級中間并無纖毫隱匿此在他人或不盡知
乃台臺則洞若觀火矣不意澹石一降再降掉臂不顧
而府解亦遲延不至此又某意想所不及也所幸公論
未泯先後為某訟寃乞恩者共十四疏聖明廉其無他

頗為轉環移外候問但不知將來可從寬政否言念台
臺拂衣高蹈譬之鳳翔千仞豈容以不祥姓名上干記
室惟是台臺高誼薄雲決不作尋常冷煖態某誠不靳
區區嚮往一念輒附彥威沈年丈便鴻以聞外回奏申
救諸疏奉塵清覽庶悉近況耳

與劉青嶽

某度支六載心血盡嘔惟恐上負國恩中負知己下負
生平不謂力綿任重竟至一敗塗地悲夫惟是午夜循

省差無愧忤長安士民頗者公論所恃區區報稱者此
爾比者困頓囹圄四十餘日棲遲蕭寺又七閱月近始
完對簿事顧聖意淵微未可測識不識終能仰仗台光
及于寬政否台臺四載雁塞已逾周公居東之期昨晤
舊文登解令具言台臺清恙新愈令人悵望無已何時
得把臂故園相與徜徉丘壑中也

與林鶴胎

某忝附世誼欣瞻鳳采年來追隨班行不啻斗山在望

祇緣簿書困人未遂傾倒茲且待臯侯譴從此益隔雲
泥矣因念亡弟自肅猥以天幸得綴老年臺掾未生平
頗知砥礪隨分盡職而竟以軍餉不繼墮命亂兵之手
真脊原之至痛也客歲襄葬幸賴上饒鄭相公言念舊
屬為誌其墓稍稍生色于九原惟是墓門之碣未得當
代名碩一言表章不揣欲以譜牒之誼仰干椽筆倘蒙
賜之片言而華袞之感且不朽不腆一片聊申羔雁之
忱希惟莞在

與馬勝千

閩錄理逼濂洛詞追班馬洵衡文第一手也可勝欽仰
不肯待臯度支首尾六載每遇聖明台對或披丹入告
或竦立拱聽蓋未嘗不在側也所有紀注自應什襲珍
之傳諸子姓以彰熙朝盛事以侈儒生寵榮無奈邸報
抄傳率多未備患難漂泊復致散佚緬惟台翁夙嘗簪
筆於殿陛必存製錦於篋笥不揣妄干希將崇禎元年
正月起至六年三月止一應紀注槩為簡發俾獲繕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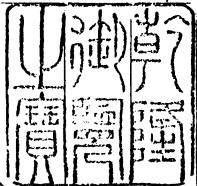
珍歲以了宿願如有未備便借九鼎向當日在直詞林諸老一物色之則百朋之駿惠也

答曹葆素

某哀年潦倒乞骸之疏三十餘上竟未得請而卒陷緲緲豈非命乎緣客歲仲春念四日某與高硜齋同日請告聖明震怒硜齋被譴其徵也而某以鄭澹石事先為總理所讒諧繼為首揆所挑激遂罹竒禍蓋總理先因吳中書條陳鹽法議論不合而首揆則以周給諫開復

及登萊勦撫二事欽恨已久耳得罪之日某惴惴不敢
出一語幸長安公論頗明多上言為呼寃者得免蘆粉
旋脫囹圄而入蕭寺爰書既具竟行曲貸聖明解網恩
波真浩蕩無涯矣仰視台臺忤璫雖同而聖眷隆重馳
驛榮歸者政自天壤懸也三徑初歸喘息未定咫尺龍
門未能展候乃辱翰教殷殷遠賁蓬革且侈談計曹餽
餉狀令人跼蹐殊甚夫人臣事主髮膚非吾有而何敢
居功況處危城居危署實與老先生同憂共戚而又何

敢獨擅乎總之相愛無已不覺春風洋溢齒頰間某從
此為農夫以沒世而得大君子一言許可有餘榮矣



石隱園藏稿卷八